

红石草原

《太平间里的恶魔》之后再掀“医学悬疑风”

安东宁夫 著

在神秘莫测的内蒙古红石草原
跟随着资深法医的脚步
一步步揭开记忆中的谜团……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红石草原

《太平间里的恶魔》之后再掀“医学悬疑风”

安东宁夫 著



在神秘莫测的内蒙古**红石草原**
跟随着资深法医的脚步
一步步揭开记忆中的谜团……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石草原 / 安东宁夫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060-7291-5

I. ①红… II. ①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4865号

红石草原

(HONGSHI CAOYUAN)

作 者: 安东宁夫

策 划: 轩辕改之

责任编辑: 姬 利 王晓枫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0册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9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291-5

定 价: 36.00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谨以此书献给2013年同月相继去世的爸爸王桥春和妈妈王毅!

前 言

作为一名全国著名的资深法医，我和其他人一样经历了年轻、纯朴、迷情的青年时代，在骄傲与自信、挫折与自卑中磨练，在失败与教训、成功与经验中成长。二十几年前在偏僻荒凉、神秘恐怖的内蒙古红石草原上，我曾经亲身经历过一桩离奇、古怪、悬疑和迷幻了世界的传奇故事，那是我毕生难忘的经历。那时，自觉已经成熟、老练的我，实际上，还带有一点儿单纯和幼稚，谜不知谜地卷入到一场谜案中。

我的朋友和与我亲密相处的同事，几乎没有人没听说过红石草原这个名字，因为我经常零零散散地讲述一些红石草原的故事。虽然那些传说般的人和事已经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故事的情节却越来越神秘，越来越稀奇，因为当年那种野狼遍布草原的荒凉、恐怖的自然景象，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虽然狼伤人的故事远比人伤人更刺激和引人入胜，然而，在红石草原的故事中，人伤狼和人伤人更加凶狠和精彩，与人相比红石草原的狼注定不会成为这个故事里的主角。

二十几年过去了，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在今天随手用手机打电话上网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时一个砖头大小的手机有多么昂贵，多么值得炫耀。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那时候的年轻人腰间挂着传呼机的神气和气派，以及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首先四处寻找公用电话回传呼的情景。那时候的一元钱是多么值钱啊！人们的生活又是多么的简朴啊！

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们，没有太大的贫富攀比，没有浓重的奢侈欲望，快乐和幸福来得比现在要简单和容易得多。骑自行车带着女朋友是一种时尚和浪漫，坐在公园的草地上吃着面包、香肠，喝着汽水，也是一种快乐和享受。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满足于过去几十年如一日的纯朴、平静、节俭的生活，只有极少数人感觉到了商品经济浪潮的来临，开始艰难的创业或寻找简便地成为“万元户”的爆发机会。红石草原的故事就发生在中国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

当我把这段离奇的经历写成小说时，我发现二十几年前曾经十分惊悚的事情突

红石草原

然变得不那么可怕了，曾经并不悬疑的事情却忽然变得扑朔迷离。我的心，甜蜜又酸楚，感慨又惆怅。我的魂，不自主地飘回到二十几年前的内蒙古红石草原。

草原，在人们的印象里应该是放眼一片绿色茫茫的、广阔平坦的、无边无际的、点缀着白色秀丽的蒙古包和遍地肥牛肥羊的草地。然而，我们要去的草原却是凹凸不平、红土地夹杂着绿草、一半草地一半丘陵的荒野。站在丘陵高处放眼瞭望，一望无际的草原，美丽得令人凄凉沧桑，宽广得令人身形孤单，荒凉得令人心惊胆战。满山遍野的奇峰怪石，好像奇人怪兽一样瞪着无数双饥饿的眼球，俯瞰着眼前这个毫无生机的大草原。野狼扑在巨石上恨不得抓住一只蚂蚁填饥，雄鹰在天空盘旋攻击着草地上的每一只蚊虫。野兽的白骨遍及荒野，干枯的河床散发着混沌的沙土气息。

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红石草原。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迷人草原	001		
第二章 斗嘴惹祸	005		
第三章 夕阳下恶狼	011	第十五章 意外结果	079
第四章 夜幕惊魂	017	第十六章 迷情夜晚	083
第五章 神秘峡谷	024	第十七章 郎“财”女貌	089
第六章 滴血白骨	031	第十八章 可恶夫妻店	095
第七章 匿名电话	037	第十九章 夜总会	100
第八章 惊天大案?	043	第二十章 情中有情	107
第九章 难忘相识	047	第二十一章 谜中有谜	114
第十章 保镖女友	052	第二十二章 尴尬聚会	119
第十一章 迷情之恋	059	第二十三章 意外走光	123
第十二章 小床激情	065	第二十四章 再上草原	127
第十三章 谜不知谜	070	第二十五章 林海雪原	131
第十四章 尴尬梦醒	075	第二十六章 迷失遗骨	139
		第二十七章 神秘老人	145
		第二十八章 勇斗狼王	152

第二十九章	乌云遮月	158	第四十二章	情夜难却	239
第三十章	恐吓逼供	166	第四十三章	蹊跷谜案	246
第三十一章	冰河沉浮	171	第四十四章	峰回路转	254
第三十二章	融资诈骗	178	第四十五章	初识真相	261
第三十三章	望天洞	184	第四十六章	千里寻子	269
第三十四章	谁是买狼人?	190	第四十七章	父子相见	275
第三十五章	野狼袭击	196	第四十八章	狼口脱险	282
第三十六章	布鲁库斯镇	201	第四十九章	偷越边境	289
第三十七章	谁是凶手?	209	第五十章	重现迷雾	294
第三十八章	神秘盗坟人	214	第五十一章	愤怒火焰	299
第三十九章	卖鸡女人	219	第五十二章	谁是骗子?	306
第四十章	魔高一尺	225	第五十三章	晴天霹雳	311
第四十一章	买狼人	232	第五十四章	情断肝肠	316
			第五十五章	温柔绑架	323
			第五十六章	后记	330

第一章 迷人草原

1992年夏末的一天，沈阳金山国际贸易公司的柯立帆总经理约了几个朋友做伴，开车去内蒙古一个偏僻的小镇谈一桩羊草生意。车上备满了啤酒和一些下酒菜，算做一次自驾旅游。柯老板与我和刘才宝是战友，盛情邀请我和刚从部队回家探亲的刘才宝参加他们的旅行。我当时正读法医博士研究生，理论课已经完成，第一轮实验研究已经做完，那几天正好休暑假空闲在家，就跟着他们一起出发了。

柯老板在出发前把同车的人向我和刘才宝一一作了介绍。除了我、刘才宝和柯老板三人外，同车还有四个人，沈阳金山国际贸易公司的副总经理吕玖湖、外省环山市合作银行的叶行长、日本商人春野和夫，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翻译孙玫红。

我们8月28日早晨从辽宁中部沈阳市出发，途经朝阳市，越过高高的凤凰山岭，傍晚抵达赤峰市。在赤峰市休息一夜，第二天一早继续出发，穿越昭乌达盟界进入锡林郭勒大草原。8月底的北方，秋季即将来临，冷风凛冽，绿草枯萎，锡林郭勒大草原上卷起沙尘。我们透过薄薄的沙尘，看到蓝蓝的天空与一望无际的草原浑然连成一体，视力所及之处看不到任何村庄和人影，也没有过往的车辆。银色的七座吉普车仿佛一个孤独的旅行者，在草原平坦的马路上开得飞快，卷起一路尘烟，很快把索尼特左旗甩在了后头。

柯老板亲自驾车，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翻译孙玫红、叶行长和春野和夫坐在第二排，吕玖湖和刘才宝坐在最后一排。

翻译孙玫红身穿白色风衣，脖子上系着一条红色带白花的丝巾，蜷曲着娇小玲珑的身体，靠着车窗向外张望着。晨曦洒落在她那张洁白、秀丽的鸭蛋脸上，她那对高挑的柳叶眉、闪亮的眸子、淡淡的黑瞳和鼻根附近散着的十几颗浅色雀斑，让她显得格外清纯。她大学毕业三年半了，分配到外贸公司做日语和蒙古语翻译。她望着窗外一望无际的原生态大草原，被这里的野生景色吸引。

我回头问她：“你第一次来草原吗？”

红石草原

她犹豫了一下，甜蜜一笑，点点头。

叶行长是应柯老板邀请来他公司的货源地考察的，因为柯老板已经向环山市合作银行贷款4000万，专做出口日本的羊草生意。叶行长名叫叶新，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他身穿笔挺的藏青色西服，白色衬衣系着一条红色领带，年龄四十三四岁，脸型细长，身材细高，脸蛋放着红光，浓眉大眼，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眼镜框下面隐藏着轻微的眼袋和眼角的皱纹，人显得沉稳、严肃、强壮，只是神情略带一些疲惫。

那个日本商人春野和夫个子不高，一米七三左右，年龄与我相仿，三十七八岁，瘦长脸孔，白白净净，上唇留着小胡子。看样子他经常来中国，有时蹦出几个简单的汉字。每当你的眼光与他对视时，他总是有礼貌地微笑点点头，说：“你好！”他兴致盎然，不时地向草原望去，他这次来中国的任务是实地考察今年羊草的质量。

吕玖湖和刘才宝俩人无暇领略窗外的草原美景，正忙着喝酒，吃菜。他俩毫无顾忌地一瓶一瓶喝着啤酒，不时打开车窗把空酒瓶子甩出去，丢弃在荒野的路边。

吕玖湖是外贸系统有名的酒鬼，大家戏称他吕酒壶。他一路上边喝酒边唠叨着一些陈年旧事，讲着一些谁也笑不起来的幽默。刘才宝是个老兵，上校军官，绰号菜包，长期军旅生涯练就一副钢肠铁胃，能吃、能喝，喝酒如同喝水。这两个人碰到一起，可谓酒壶碰到菜包，对上口味，喝得十分痛快，停不下来。

为了消除司机的寂寞和困乏，我一路上不停地与柯老板聊天，柯老板兴致勃勃地对我讲着这些年他们公司的创业史，里面夹杂着很大的水分。我明白他一半是说给我听，一半是说给叶行长听。

“停车，我要撒尿！”吕玖湖啤酒喝多了，开始大声喊叫起来，他的声音沙哑低沉。

柯老板减慢车速，把车停靠在路边。我们都借机从车里钻出来，伸伸懒腰，活动活动身体。

草原的太阳已经升起很高，西风骤然停止，沙尘瞬间消散，碧蓝色的天空显得格外清晰。站在停车的高坡上，视野广阔，一览锡林郭勒草原的独特景色：凸凹不平、野草丛生、一望无边、渺无人烟。

吕玖湖和刘才宝跑到附近一个土沟里，背对着汽车撒尿。叶行长抓紧时间查看地图，说要帮助柯立帆指挥方向。孙玫红独自一人向不远处一座土坡走去，很快消失在土坡的另一边。

“小孙，别走太远了！注意安全！”柯老板冲着土坡喊道。

“怎么，你怕她被狼叼走吗？”我开玩笑地问道。

“嘿嘿，我们六个大老爷们带一个女孩子出门，要保护好她才对。”柯老板自然地回答道。

“柯总，你看，这些鲜花漂亮吧，”孙玫红回来了，手里拿着刚采集的一束野秋花，“送给你！”

“外面的野花我可不敢采呀！不过你可以采。”柯老板没有接孙玫红递过来的野花，随即招呼大家：“上车，出发！”

“哟……柯总你野花也没少采呀！”孙玫红转身把鲜花递给叶行长。“叶行长，你喜欢吗？”

叶行长把地图交给柯立帆，接过鲜花捧在脸边闻着：“嗯，秋季的野菊花很清香，确实漂亮啊！”

“呵呵，叶行长喜欢野花呀！家花不如野花香啊！”吕玖湖调侃道。

“家花、野花我都喜欢。”叶行长一本正经地说。孙玫红被他的这句话逗笑了。

吉普车在草原上已经奔驰几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我们要去的杂木古小镇。公路两边的野草越来越密，越来越高，柯老板贪婪地望着那一片一片茁壮生长的野草，开心地笑了：“呵呵，都说今年的羊草长得不好。你瞧，这里的草长得有多茁壮啊！天助我也！”

我问：“你要收的就是这种野草吗？”

柯老板回答：“是啊，正是这种草。这是日本人最喜欢的羊草，他们每年与我订购上千万吨。在你们眼睛里这是野草，在我眼睛里可全是钱哪！”柯老板讲起羊草显得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你们听说过日本神户牛肉吗？那可是全日本赫赫有名的珍贵牛肉啊！呵呵，正宗的神户牛肉的牛就是吃我们出口的羊草长大的。神户的牛如果不吃我们的草，肉就不嫩不鲜。”

“这么说你去杂木古小镇谈的就是羊草生意了？”

“是的。杂木古小镇的人对我说今年货源稀少，要提高价格，所以，我特意来实地看看。正好叶行长也做个实地考察。”柯老板那张机智的面孔上显露出得意、自豪的表情。

我向窗外望去，野地里的羊草果然长得十分茁壮，足足有一米多高，像麦田地的麦穗一样随风卷起一道道波浪。我说：“柯老板，看来你今年真要发大财了。”

柯老板说：“咳，我发什么财呀？国营企业，养了这么多职工，勉强维持吧。”

柯老板大我五六岁，胆大心细，稳健老练，阅历丰富，我很敬重他。我低声地问道：“老柯，你怎么跑到外省的环山市银行贷款呢？”

红石草原

“安丰，你读书太多了，有点儿读傻了吧。现在做生意，谁也拿不出钱周转，再大的公司也得靠银行贷款。省内银行贷不出来了，就到省外办几家分公司在当地银行贷款。哪里能贷出来款，就到哪里贷。呵呵，在生意人眼睛里，有奶就是娘，你懂吗？”

“嗯。”我答应了一声，心里似懂非懂。

又过了几十分钟，我们来到一个三岔路口，发现路边竖立着一块破旧的木制的指路牌，上面写着：“你已经来到边境线！这里是野狼出没的地方，为了您的安全请不要下车逗留！”

原来我们走错了方向，再往前走就是外蒙古了。怪不得这里的羊草长得这么好，原来这里是边境地区呀。边境线的草地禁止采割，禁止放牧，所以土壤肥沃，野草旺盛。

柯老板脸上刚才还得意和自豪的表情一刹那消失得毫无踪影，他的脸色像布满黑云的天空似的，“唰”的一下阴沉下来。他愣了半晌，拍拍自己脑门，自言自语说：“哎呀！怎么会走错路呢？”

夕阳西下，远处的山坡半明半暗，红色的土地上洒下乌云的阴影。远处山坡上一群黄羊在拼命地奔跑，一头野狼在后面追逐。野狼奔上一座丘陵的山顶望着已经远去的黄羊，仰头长嗥，无可奈何地掉头跑开了。

黄羊是一种善于在草原和群山峻岭中奔跑的动物，在沙漠或草原上奔跑速度在每小时80公里-90公里，可以连续奔跑两三个小时，其奔跑速度和耐力远在野狼之上，独行狼靠奔跑是永远抓不住黄羊的，群狼常常依靠巧妙的协作和突袭才能成功地捕食到黄羊。

第二章 斗嘴惹祸

霞光四射的塞外草原虽然景色迷人，但是，向车窗外望去，眼前孤零、散落的荒草地，尤其显得贫寒和凄凉。远处偏僻、阴暗的石山峻岭，好似野狼张开锯齿狼牙的嘴巴，令人不寒而栗，仿佛这里的一切不属于人类生存的范围。吉普车飞驰在塞外草原空旷的大道上。

“我要撒尿！”吕玖湖那低沉沙哑的嗓音又叫喊起来。

“酒壶，你能不能少喝点儿酒！这一路上我已经为你停车五六次了。这里不能下车。你没看到刚才那个木牌子上写的字吗？”刚才迷路的事让柯老板心里懊恼，他阴沉的脸庞上显得有些不耐烦。

“怕什么？胆小鬼！有钱人就是怕死。你瞧，外面连头狼的影子都没有。”吕玖湖表现出毫不示弱的样子。

“你没看到刚才有一头野狼在追赶一群黄羊吗？”

“看到了，在那边山坡上，离这里远着呢！再说就那么一头狼怕它什么！”

“妈的，你要是不怕母狼咬你的鸡鸡，你就下去尿吧！”柯老板气恼地把车停下来。

孙玫红听到柯老板说的这句粗话，捂着嘴巴“咯咯”地笑出声来。吕玖湖自己也“嘿嘿”地跟着笑起来，“二饼，你这个人哪，嘴巴里没他妈的好话！”

“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还能说什么好话！”柯老板不耐烦地说，“好了，别啰唆了，快下车尿吧。”柯老板绰号叫二饼，因为他打麻将时喜欢吃二饼，经常和二饼。

吕玖湖身穿一身灰色运动休闲衣裤，脚蹬一双灰色旅游鞋，急匆匆从车里钻出来，向路边草丛里跑去。

春野和夫背着背包下车走到路边采了几把野草拿在手里仔细看着。他以为这里是货源地呢，表情激动地对大家说：“今年的草大大地好！”看到他开心的样子，大家谁也不愿意让他扫兴，没人对他解释或说明实情。他认真地把刚采集的野草塞进一个牛皮纸口袋里，放进背包里。

柯老板打开地图与叶行长和刘才宝一起寻找我们现在的位置。原来我们在前面一个四岔路口向西偏离了方向，大约走了一百五十多公里的错路。

“柯总，你还是测绘大队出来的呢，怎么路都走错了！”叶行长有点责怪柯立帆，“还是我帮你看着地图指路吧。”

柯立帆尴尬地笑了，自嘲说：“测绘大队出来的也不是我一个，这里还有三个呢，刘才宝、安丰和吕玖湖！唉，真不好意思，我们四个搞测绘的人竟然走错路了。”

刘才宝说：“不奇怪，测绘兵迷路的事情经常会发生，特别是在草原或森林里。”

“快走吧，我们要赶在天黑之前到达杂木古小镇，”我催促柯老板，扭头向路边草丛里喊道，“玖湖，快回来！走了！”

“还没撒完呢！着什么急！催命啊！”吕玖湖提着裤子不满地回到车里。

“安丰，别理他。他这个人就是这副德行，缺少涵养，二两酒进肚，天老二他老大。”柯老板怕我生气，安慰我几句。其实，我一点儿没生气，我太了解吕玖湖了，有嘴没心的人。我刚当兵在新兵连里与他在一个班，他虽然大我一岁，但为人处世很不成熟，同班的战友中，先进的他嫉妒，落后的他瞧不起。他今天与你亲如一人，明天反目成仇。然而，与你吵过一架之后，不出三天他就把恩怨抛在脑后，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主动与你搭讪。

草原上的公路视野开阔，平坦、宽敞的公路上没有行人，没有车辆，没有红绿灯，更没有限速，吉普车以每小时120公里速度急速狂奔。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又回到刚才走错路的那个四岔路口。柯老板犹豫了一下，减缓了车速，他四下张望着，不知道该走哪条路。茫茫的大草原哪条路都是一个模样。

叶行长看着地图指右手边说：“往那边走吧。”

柯立帆有点不放心，说：“对吗？才宝，你帮叶行长核查一下地图，是不是往右走。”

叶行长转身把地图递给后排座的刘才宝，说：“没错，才宝，你看吧，应该走这条路。”

刘才宝点点头：“嗯！”

吉普车选择向南的一条路继续全速前进。

吕玖湖继续优哉游哉地喝着啤酒。草原上的草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只要有工资拿，有酒喝，有牌打，有烟抽，有牛吹，别的事他都不关心。

吕玖湖端起一罐啤酒对刘才宝说：“才宝，喝酒！”

刘才宝说：“不喝了，再喝肚子受不了，总要上厕所。”刘才宝声音浑厚，像

个铁榔头，落地“当当”有声。

“孙妹妹，来，陪哥喝一杯！”吕玖湖脸庞红得微紫，眼色蒙眬，有点儿醉意，转向孙玫红，拿起一罐啤酒递给她。

孙玫红看他喝得有点儿醉醺醺的样子，满口酒气，没理他，把身子向前边移了移，离他远了一点儿，回头说：“吕哥，你少喝点儿吧，一会儿又该吵着要停车了。”

“哼！停车怎么不行啊？他管天管地，还管人家拉屎放屁嘛！”吕玖湖不服气，“咕嘟，咕嘟”一口喝光了一罐啤酒。“停车，我要撒尿！”吕玖湖把空啤酒罐往窗外面一扔，喊起来。

“憋着！”柯老板气哼哼地回敬他。

“憋不住！”

“憋不住也得憋！谁让你喝那么多‘马尿’了！”

“谁让你走错路了！你要不走错路早就到了。”吕玖湖一句话也不肯谦让。

“你以为我愿意走错路呀，多走冤枉路还浪费我的汽油！你方向好怎么不帮助我指路呢？”

“你不是测绘大队出来的嘛，柯副组长！”吕玖湖讽刺道。柯老板在测绘部队当兵时曾当过测绘组的副组长，吕玖湖在部队时没当上这个小官，心里一直有点积怨和不平。

此时，汽车摇晃了几下，吕玖湖捂着肚子喊起来：“哎哟……你会不会开车，怎么这么颠簸呢！”

柯老板不客气地说：“不愿坐你就下去！你没看到现在走的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吗？”

“你停车我就蹦下去！”吕玖湖毫不示弱地回应他一句。“妈的，怎么走到土路上了呢？你一定又走错路啦。”

吉普车没有停下来，但行进的速度明显放慢，像一艘在风浪中摇摆的小船，上下左右不停地晃动着。

“停车，妈的，我的尿都快被晃出来了！哎哟！”吕玖湖又喊了起来，他看起来真是被尿憋得难受，说话时眼泪含在他那双小眼睛里，痛苦地歪着嘴巴。

柯老板装作没听到他说话，双手握着方向盘聚精会神地开车。最糟糕的路面过去了，前面的路况好了一点儿，他加大油门快速向前行驶着。

“停车！你再不停车我可要尿裤子了。”

柯老板依旧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继续开车。

“妈的，你有什么牛逼的，不就是个车老板嘛！老子下次再也不坐你的车了。”

“你骂谁！我就是不停车。你不爱坐可以打开车门跳下去。”柯老板有点儿气恼，“我开慢点儿，有种你跳下去呀！”

“哎哟，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这憋尿的滋味真难受哇！”吕玖湖捂着肚子痛苦地叫着，同时还忘记他那语无伦次的幽默，“你现在是‘司机’干部，官最大。领导，求你了，停车吧。”

柯老板没理睬他，他已经听惯了吕玖湖这种酸溜溜的幽默。

吕玖湖假装严肃地说：“‘司机’干部，你这是对革命青年的打击报复！”

柯老板讽刺他说：“你可别扯了，都更年期了，还革命青年呢！”

听了柯老板说的话，我和刘才宝都“咯咯”地笑了起来。

“什么更年期？我还没到四十岁呢！我第二春还没到呢！”吕玖湖自己也歪着小嘴“嘿嘿”地笑了。

“什么？你第二春还没到？我看你第三春都过去了！你第二次结婚是下午办的婚礼吧。你第三次结婚的婚礼是傍晚办的。你说这是北方再婚办婚礼的规矩，第一次结婚要上午办喜酒，第二次结婚要下午办喜酒……我告诉你吧，下次你再结婚，婚礼该放到半夜里办了。哈哈！”柯老板把吕玖湖的老底揭了出来。

“好了，我不与你斗嘴了，我更年期了，我第四春都过去了。你满意了吧！领导，快停车吧。”吕玖湖的口气缓和下来，因为他实在是憋不住了。

柯老板和吕玖湖本来既是战友又是好朋友，但最近经常相互斗气，打嘴仗，从来没分出胜负。我回头看到吕玖湖捂着肚子难受的样子，劝柯老板说：“他看来真的憋不住了，老柯，你就停一会儿吧。”

柯老板面无表情，放慢车速，往路边靠了一点儿。我以为他要停车呢，回头对吕玖湖说：“玖湖，快准备好，下车。”我的话音还没落，车子又突然加速继续向前开去。

“妈的，姓柯的，你太折磨人了。哎哟！痛死我了！”吕玖湖涨红的脸孔都有点儿变形了。

又过了一刻钟，车速缓慢下来，前面是一个上坡，大转弯，公路两边是从丘陵延伸下来的土坡，丘陵的高岗上高耸着陡峭的红色石峰。

“柯总啊，你再不停车，他可要尿裤子了，把你的车搞脏了不说，还弄得一车骚气。”孙玫红坐在柯老板的后面，劝说了他一句。她的语气柔和但带着一丝骄横。“停车吧，我也想方便一下。”她的这句话一下子起作用了，柯老板乖乖地把车子停了下来。

吕玖湖打开车门，骂骂咧咧地从车里钻出来，“妈的，什么男人，人话不听，专听鬼话。还柯总呢，我看纯粹是个‘色种’！”他回手“嘭”的一声关上车门。

“哼，你这个人哪，好心当成驴肝肺！”孙玫红听了吕玖湖的话觉得不是滋味，回敬了他一句。

吕玖湖下了车没等走出去两步远，就急不可待地解开裤带，背对着汽车，露着半个屁股，“哗哗”地尿了起来。

孙玫红推开车门刚想下车方便，扭头看到吕玖湖露着屁股的背影，脸一红低着头说：“真讨厌，烦人！这人怎么这样呢！”她关上车门继续坐在座位上没动弹，目视前方。

叶行长指着吕玖湖的背影问柯老板：“柯总，他是你们公司的吗？”

柯老板回答：“他是我公司的副总。”

“啊？他是你们公司副总经理呀！”叶行长无奈地摇摇头。

“唉，让您见笑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喝点儿酒丑态百出。”柯老板摇下车窗生气地喊道：“酒壶，你不知道车里有女孩子吗！你的裤子没有前开口啊？”

“你没看见我穿的是运动裤吗？”

“你不能往远点儿走走，到车后面尿吗？”

“没办法，我憋不牢了！谁让你不早点儿停车。”吕玖湖背对着车窗不理不睬地“哗哗”尿着。一阵微风吹来，一股尿骚飘进车里。孙玫红连忙关上车窗。

“妈的，酒壶，你真是马尿喝多了，这么骚臭！”柯老板也随手关上车窗。

又有一分钟过去了，吕玖湖还在“哗哗”地尿着。

“快点儿尿啊！你是不是前列腺肥大呀，尿尿这么费劲。你以为你是大姑娘，露着屁股我喜欢看哪！哈哈！”柯老板打开车窗探出头讥讽道。

吕玖湖平时与柯老板斗气从来没吃过亏，这次憋尿实在是让他感觉吃了个大亏，憋了一肚子气。听到柯老板这么讽刺他，气不打一处来。他借着酒劲，突然转过身，小肚子一用劲儿，把最后一股尿射向柯老板。柯老板正为自己刚才的讥讽得意地哈哈大笑，吕玖湖的尿正好灌了他一嘴。

尿流喷到后车窗上，孙玫红抬头一看水蒙蒙的玻璃，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随口说：“外面下雨了吗？”再仔细一看，吓了一跳，赶紧低下头。

“呸，呸！”柯老板把尿吐了出来，摇上车窗，发动着汽车，“妈的，让你喂狼去！”

“哈哈！”吕玖湖开心地笑起来，一时得意得手舞足蹈，裤子落在草地上，两条干瘦的细腿沾满了尿沫。吕玖湖是那种头大、脸肥、上身宽、肚子大、下身瘦、腿细的“大头钉”体形。

“呸，真恶心！”孙玫红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递给柯老板。

吉普车“嗡”的一声，急速开走了。